

老 歌 情 深

抗戰曲調我的最愛

● 王 藍 (國際筆會中華民國執行委員)

親友笑說我王三齣

從小，我就喜歡唱國劇，唱聖詩，唱歌

十歲前，學著唱「四郎探母」、「武家坡」、「空城記」；及長，偏愛「文昭關」、「李陵碑」、「連營寨」——親友們笑說那是我的「王三齣」。

歌呢，百唱千唱不厭的，則不止三首，起碼也有三十首或更多。抒情歌、電影插曲、民間小調，我都愛唱；而愛主的聖詩與愛國的抗戰歌曲，則是我的最愛。

初中在天津究真中學，高中在北平匯文中學，皆是讀基督教學校，在教會唱聖詩，是永難淡忘的美好時光。唱了六十年聖詩，感覺每首都好。為我深愛的則是盲女芬妮·柯勞斯貝(Fanny Crosby)的作品。她在盲人學校讀了十二年書，鑽研藝術、音樂、文學，然後留校教書十一年，她一生勤奮，寫了許多首聖詩——多種不同版本編選的讚美詩集中，皆是她的作品數量最多。我曾想過她

大概寫了八十首，甚至八百首吧，結果得知竟是八千首。雖然她享年九十四歲高壽，如果自十四歲開始寫，八十年寫了八千首，一年寫一百首，也是驚人的數量。每想到她，便深感自己的懶惰與虧欠。

每唱聖詩，心中充滿喜悅、平安、盼望。七七戰起，因在敵後參加抗日工作，不斷遭遇危難，幾位同志被捕犧牲，我去教堂懇切禱告，虔敬讀經，與放聲高唱聖詩，勇氣、膽量倍增。

後來，我去太行山國軍部隊當兵，一些與我一起從軍的同學、好友，戰死沙場，我也曾為之痛哭。長官安慰我：「大丈夫流血不流淚！」我繼續奔馳火線，幾次在死亡邊緣打轉，終於活著下了太行山，到大後方讀書。山上那段日子我也經常唱聖詩（雖然沒有教堂），除了芬妮·柯勞斯貝的作品，我最常唱的是「天父必看顧我」與「基督精兵前進」。

初交女友輕唱本事

少年時代，我最崇拜黃自先生。初交女友，兩人並肩坐在樹下（不一定是桃樹），輕輕齊唱：「記得當時年紀小，我愛談天你愛笑，有一回並肩坐在桃樹下，風在林梢，鳥在叫……」（「本事」黃自曲、盧冀野詞）迄今回憶，心頭仍會流過一片溫馨。民國六〇年，我畫了一幅水彩畫，題目是「風在林梢」，當時就是一面輕唱著「風在林梢」一面落筆的（該畫印在「王藍水彩畫第二集」內）。另外，每當我唱：「去年我回來，你們剛穿新棉袍，今年我來看你們，你們變胖又變高……」（西風的話，黃自曲，廖輔叔詞），我便享有返老還童的喜悅。

長大了，經常唱：「家可破，國須保，身可殺，志不撓……」（抗敵歌）、「熱血滔滔，像江裡的浪，像海裡的濤，只因恥辱未雪，憤恨難消……」（熱血）、「槍在肩，刀在腰……好男兒報國在今朝……」（旗正飄飄）、「山川壯麗，物產豐隆，炎黃世胄東亞稱雄……」（國旗歌）——亦皆黃自先生作曲，歌詞大多出自韋瀚章先生手筆。

後來，又知道了林聲翕、劉雪庵、陳田鶴、江定仙幾位名家所作之曲，也多由韋先生作詞，對韋先生更加景仰，同時也對黃自先生的作育英才更加崇敬——他不愧被尊為我國近代作曲史的第一位偉大導師，上述林、劉、陳、江四位，加上賀綠汀，還有在臺灣的張昊，這幾位我國傑出的作曲家，皆是黃先生早年任上海國立音樂學院（音專）教務長時代受教的學生。

百唱不厭流傳又遠

七七抗戰前，電影插曲「天倫歌」與「何日君再來」大為流行，我也很愛唱；當時卻未打聽作曲者何人。後來才知道前者作曲是黃自，後者作曲是劉雪庵，因而越發對這兩首歌發生好感。也知道了「踏雪尋梅」是他們師生二人的心血合作（黃曲，劉詞）。

迄今可能還有人並不知道或追問「何日君再來」作曲者是誰？也有不少人仍把「何日君再來」歸入「流行歌曲」；但它流行了近六十年，直到如今（連鄧麗君也愛唱），自有它百唱不厭百聽不厭的道理。賀綠汀也作過電影插曲（文壇前輩韋紹華先生稱之為電影樂曲，不無道理），也非常流行，包括：「秋水伊人」、「天涯歌女」、「春到人間」等等。

劉雪庵創作的「長城謠」、「紅豆詞」、「流亡三部曲」的第二曲「離家」、第三曲「上前線」，當然被認為是藝術歌曲。還

有林聲翕的「滿江紅」（比古調「滿江紅」更悲切感人）、「白雲故鄉」、「保衛中華」；江定仙的「打殺漢奸」、「抗戰到底」、「爲了祖國的緣故」；陳田鶴的「巷戰歌」、「血債」、「民族至上」、「國慶紀念歌」、「在那遙遠的地方」；賀綠汀的「游擊隊歌」、「嘉陵江上」，這些高水準的歌，我愛唱，大家愛唱，全國同胞都愛唱，這些歌使愛國者更愛國，使愛樂者更愛樂，自會流傳久遠。

無限敬慕感慨萬千

我們對這幾位作曲家，必然關懷。劉雪庵在大陸被中共打成右派（一九五七年），又被抄家（一九六六年），妻子被紅衛兵毆打致死，他本人長期受辱受冤而死（一九八五年），聽說罪名是「何日君再來」是「反動歌曲」——唱起來令人產生「幻想期待國民政府回來」的感受。這首歌，抗戰時期在淪陷區也曾遭日本與漢奸政府禁唱，理由是：聽了會以為是期待重慶國民政府回來。

江定仙也沒能躲過各次「運動」的批鬥與「文革」十年浩劫，聽說罪名是曾擔任重慶國立音專和中央訓練團音樂教授。後幸獲平反，現任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副院長。

賀綠汀的抗戰歌曲，曾深受廣大民衆喜愛，他曾任「延安中央管弦樂團團長」，對中共貢獻甚大，後來居然被批為「大毒草」，下放勞改，受盡苦難，黃自先生雖已早逝

，黃夫人仍被抄家，同時中共宣布黃先生的兩大弟子賀綠汀與江定仙的「反動罪名」。賀綠汀後獲平反，任上海音樂學院名譽院長。他對當前中共統治音樂之仍然全無創作自由，曾於一九九〇年六月間「中國音樂家協會音樂思想座談會」上大鳴大放，痛述他的老師黃自被誣指為「國民黨御用文人」，他自己則被打成「反黨、反社會主義、反毛澤東思想」的「三反分子」，被戴上反革命、特務、叛徒的帽子關進監獄……他更直言毛澤東犯的錯誤。

陳田鶴英年早逝，四十四歲病逝大陸。

林聲翕未陷身大陸，一直生活在自由世界，時常往來臺灣兩地，指揮、教學。國家音樂廳啟用，他指揮了他作曲的交響樂「中華頌歌」，甚為轟動。十年前（民國七十四年）文建會主辦，趙琴女士製作，聲樂家范宇文女士與我共同主持的「抗戰勝利歌曲演唱會」，在國父紀念館盛大舉行，林聲翕、陳澄雄二先生擔任樂團指揮，林先生登台時先說了一句話：「我每次指揮演唱愛國歌曲，都必熱淚盈眶，今天當然也不例外……」當時我發現台上下，太多人也都都在擦眼淚……林先生一九九一年逝世香港。

每逢聽到，或自己唱起上述這些位作曲家的歌時，內心就會湧現對他們的無限敬慕，也感慨萬千。

抗戰歲月革命心聲

容在此，再追憶一下抗戰歲月中的「歌與我」。

七七戰起，平津淪陷。一開始每晚偷聽來自南京、武漢的廣播，報導戰訊之前，必先播放「總理紀念歌」，所以那時不少人都會唱：「我們總理，首倡革命，革命血如花……」這首歌何人作曲？可能不一定人人皆知。當初我得知是黎錦暉所作，也感到有點驚奇。初時代就聽同學（尤其是小女孩們）唱他作的「可憐的秋香」、「麻雀與小孩」、「小畫家」，並不惹我特別喜愛，後來他當了「明月歌舞團」團主，培訓出大批的明星，包括王人美、徐來、周旋、周曼華……而聾耳也是他發現的人才，一首「義勇軍進行曲」使聾耳得享盛名。自從我知道黎氏是「總理紀念歌」作曲人，乃對他增加了不少敬意。

渴望唱軍歌抗戰歌

日偽強力干擾與嚴禁下，聽後方的廣播，越來越難了。更令人憤慨的是甘心當漢奸的作詞、作曲人，竟大量製作了「新民會會歌」、「新民青年歌」、「新民婦女歌」、「大東亞行進曲」、「興亞進行曲」、「旭日行進曲」……且在「華北行進曲」歌詞中竟有「請看華北決戰場，壯士殺敵在沙場……」——壯士指日軍，殺的「敵」則是指我國軍，真是喪心病狂，喪盡天良！那些年淪陷區的同胞，尤其青少年學生都被強迫唱這些歌。

我參加了三民主義青年團河北支團，從事敵後愛國工作，有一段時間，實在無暇唱歌，也無新歌可唱。卻聽到加入中共民族解放先鋒隊的女同學唱的一支歌「五月的鮮花」（在我的長篇小說「長夜」曾有描述）。老實說，那歌詞與曲都很能打動人心：「五月的鮮花，開遍了原野，原野遮蓋著志士的鮮血，為了拯救那垂死的民族，他們曾奮勇地抗爭不歇……敵人的鐵蹄已越過了長城，中原的同胞仍然歌舞昇平，親善呀和睦呀，無恥的投降，忘掉了東北，更忘掉了我們……」唱起來確是很悲壯、淒涼。

我渴望聽到，更渴望能唱軍歌、抗戰歌

天從人願，三民主義青年團一位智勇雙全的張靜齋先生，遠從黃河南岸，攀越太行山來河北平津督導工作。我視他為英雄，欽佩他的膽識，感念他對我的厚愛與鼓舞，而最令我心折的——他會唱歌。他教了我許多從未聽過的歌。儘管白天的日子緊張、驚險；夜晚我一定要求他教唱。

我學會了唱「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，砍去！」、「犧牲已到最後關頭」、「槍在我們肩膀，血在我們胸膛」、「歌八百壯士」、「我們是三民主義的少年兵」，而最為我喜歡的是：黃友棣先生作曲的「杜鵑花」，和羅家倫先生作詞，唐學詠作曲的「中華男兒血，應當灑在邊疆上」……（中央軍軍歌）。

教我歌的張先生，兩年後再由後方回到敵區，工作積極，被日偽逮捕，勝利後始出獄。聽到他被捕消息時，我已離太行山轉往重慶，曾為他的平安懇切禱告，流淚禱告，每唱起他教我的歌，心中無限酸痛。

雄壯活潑的游擊樂

在太行山，我是所有來自冀、魯、豫從軍的青少年戰鬥夥伴中，不見得是歌唱得最好者，卻是會唱的歌最多者。我們的長官對我相當另眼看待，他居然命我教大家唱。我愛騎馬，天津英國賽馬場的名騎師戴祖林還教過我，陪伴我騎馬。在太行山，一次我自營區去三十里外的林縣縣城，騎了一匹高頭大馬，沿途曠野人稀，我放膽一路高唱，那馬正是白色，心想白馬王子也沒有我這麼神氣，這麼快樂——我是一名「白馬戰士」啊！尤其當我高唱：「衝！衝！衝過山海關，雪我國恥在瀋陽！中華男兒英勇本無雙……」中央軍軍歌時，我幾乎喊出來：「我現在就是中央軍啊！這可不正是多年的夢想成真嗎！」進林縣城時，站崗的哨兵，居然向我舉手敬禮。我趕忙還禮，我想他是看到了我跨下的戰馬異常魁梧，誤認為我應是「官長」。

那時期在太行山上我最常唱的三首歌：「我們都是神鎗手，每一個子彈消滅一個仇敵……」、「我們在太行山上，山高林又密，兵強馬又壯……」、「肩上扛著槍，手榴彈掛胸膛……」。第一首「游擊隊歌」，賀綠

汀作曲作詞，第二首「太行山上」洗星海作曲，桂濤聲作詞，第三首是「游擊樂」麥新作曲作詞。我對第三首情有獨鍾。記得歌的全詞是：「肩上扛著槍，手榴彈掛胸膛，挺著胸脯前進前進，草帽兒背在脊梁上。越過了千重山，渡過了大小川，搜索著敵人前進前進，好似群猛虎下山崗。見敵人莫驚慌，急忙臥在大路旁，找目標，瞄準槍，乒乓！乒乓兵！打得敵人發了慌，丟下子彈和軍糧，小車推，我們大車裝，唱看歌兒進村莊，汗淌淌，樂洋洋，唱著歌兒進村莊！」調子雄壯又輕快活潑，尤其高昂有力地唱到「乒乓！乒乓兵！」時，好令人振奮、歡樂，滿足！活生生地把游擊健兒的面貌、心態、一舉一動，表現無遺（游擊隊打個勝仗時，確是如此；吃敗仗時，自又另當別論）。然而，這歌一直沒有前二首流傳那麼廣遠。多年來，少聽人唱。好幾次，友人們聽我唱，覺得新奇，居然為之動容。

大家唱歌心情愉快

實際上，人人愛唱的「大刀進行曲」正是麥新作曲；當前我提到的「五月的鮮花」聽說也是（待考）。麥新（原名孫默心）青少年時代（抗戰前）在上海即參加中共主導的民眾歌詠會、救亡歌詠團，亦是呂驥領導的「歌曲作者協會」主要成員，他與孟波合作最多「犧牲已到最後關頭」孟波作曲，麥新歌詞，二人又合作出版有「大眾歌聲」三集之多。他當然是共產黨員；但他確有作曲

的才華。當年，中共靠歌曲、小說、朗誦詩、街頭劇、話劇……吸引走大量的年輕人，是不爭的事實。

我國空軍戰歌中，有一首讚揚鼓舞我空軍健兒的「跳上戰鬥機」詞曲亦皆麥新所作。那時中共沒有空軍，顯然是為國民政府空軍而寫；他曾到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（系主任呂驥）工作，應在寫此歌之後的事吧？聽說麥新只活了三十幾歲。

每憶及五十四年前太行歲月，我便會情不自禁地低唱（有時也高唱）那幾首戰歌。有時還會在夢中又回到太行，更有幾次「美夢」——行軍極度疲憊之後，走進山谷，突然發現一條小溪，口渴萬分，便倒在地下，雙手捧起溪水向嘴裡送，更故意把溪水中活活的小蝌蚪一起吞進肚裡（老兵們都說小蝌蚪

對人身體健康大有好處），喝足了，仰臥看天，伸伸懶腰就唱起軍歌……這皆是當年的實景實情，重現夢中。我幾乎嘗遍全世界各地美酒、名茶、蜂蜜、水果汁、可樂……，迄今仍然感覺當年太行山中喝的「小活蝌蚪游來游去的溪水」是天下最美好的瓊漿。

十幾年前，我患胃病不輕，遵醫服藥，作適當運動，改「狼吞虎嚥」習慣為「細嚼爛嚥」（自謂：喝牛奶也嚼三下），保持心情愉快，而最有效的治療則是唱聖詩、唱國劇、唱老歌、唱抗戰歌。醫師也說：歌唱會使人體內臟有良好的運動。如今，胃疾已然痊癒。因此，我會繼續唱下去，唱到年紀更老。也虔誠期望，我們的可愛可敬的同胞們都唱起來，這唱，必有助於使我們有了病的社會，早日變得健康。

聖文 文庫 拾夢 抒懷

隆重李 潔 著
出版 新臺幣壹百伍拾元

本書作者早歲在浙江從政，迭宰大邑，來臺後從事新聞行政、主持電影及出版事業，閱歷宏豐，見聞廣博，名作家阮毅成、周道濟二位教授在本書序文中均推崇作者就個人過去生活片段，以慧眼傾抒其感受，匯為智慧的結晶，與一般回憶錄不同，讀來令人心領神會，趣味盎然。三十二開本，穿線平裝，定價新臺幣壹百伍拾元，歡迎購閱。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—二號聖文書局帳戶。